

陳布雷有筆如椽

我對二伯父的追憶

● 陳約文（前中央日報編撰·自由作家）

先伯父陳布雷先生於民國三十七年（一

九四八）逝世，當時大陸上國民政府勦共戰事逆轉，政局，動盪不安，伯父又非自然死亡，因此引起不少猜測。多少歲月過去了，世局變幻，國運也有如驚濤駭浪中的一葉孤舟。我們會永遠感戴我們的蔣中正總統，由於他的堅持，抗戰勝利，台灣才能自暴日強佔五十年之後回歸祖國，使台灣的原住民，早遷居民知道自己原是中國人；也使不少光復後來台定居的大陸各省後遷居民，能安居樂業，在蔣總統領導、經營下，才能共創台灣經濟奇蹟，共享繁榮碩果——安和樂利的生活。

近年，海峽兩岸敵意未消，而交往頻繁，特別是書刊文物的流傳，其中不乏中共捏造的史實，刻意扭曲醜化的現代歷史事實，『西安事變』及『西安半月記』，便是其中之一。

「西安半月記」的完稿

在『蔣中正總統大事紀要』中，對此事

有簡略的記載：

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）十二月，公（指蔣中正以下同）進駐西安，督剿殘匪。召集各將領在西安會談，並嚴督張學良、楊虎城加緊進剿。張、楊叛變，以禍國條件脅公署諾，公嚴詞峻拒，蒙難西安逾半月，卒以人格感化，張、楊悔悟，護公回京。二十六年一月，公對西安事變向中央自請處分，並呈請辭職；中央懇留，准予給假，公乃返鄉休養，發表『西安半月記』，敘述在陝蒙難經過。

有西安事變，才有『西安半月記』，它是日記式的敘述，在卷前的引言中，蔣公提及：「此次事變，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；八年剿匪之功，預計將於二星期（至多一月內）可竟全功者，竟坐此變，幾全隳於一旦。」又表明為何有此半月記之發表：「唯以諸同志及各方友好，均以不能明悉當時實情為缺憾，爰檢取當時日記，就一身經歷之狀況與被難中之感想，略記其概，以代口述。」

（上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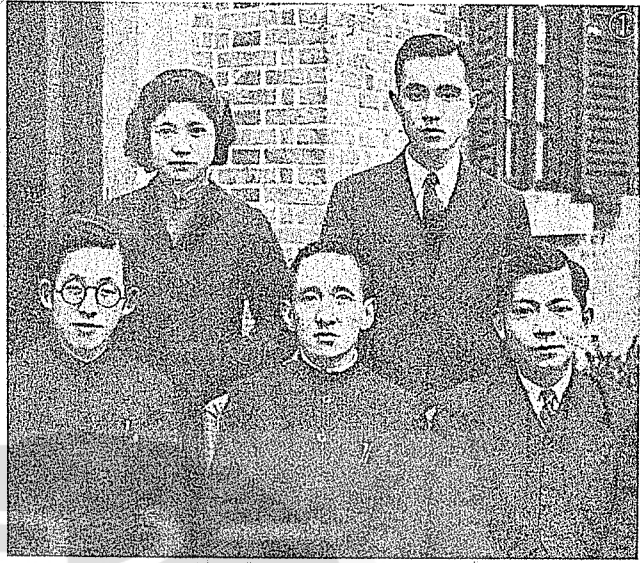
『西安半月記』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記載到十二月二十六日，共計十五天，每日不缺，或長或短，但敘述簡潔，雖為文言，行文流暢，蔣公的浩瀚正氣，處變不驚，臨危不屈，貫串於字裏行間；叛逆之輩，受人煽惑，中人毒計，犯下滔天大禍，終於幡然悔悟，使整個事件急轉直下，圓滿結束。全稿長約一萬二千言，此文稿披露後，全國上下才對整個西安事變有了透徹的瞭解，國外多數報章雜誌也翻譯轉載，使真相大白於世。

雖然它是日記體裁，自始至終以第一人稱完稿，但是它的作者卻是陳布雷，是蔣公重要的文稿執筆者。

陳布雷並未跟隨蔣公去西安，因當時他有病在身，神經衰弱的現象更是極為嚴重，然猶抱病工作，在蔣委員長長南京侍從辦公室常至午夜，蔣公免他長途跋涉之苦，特給予假期，使他留京調適身心。

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消息傳到南京，他整夜未眠，苦思營救良策，

① 陳布雷(前排中)與兄弟合影。② 民 28 年陳布雷五十誕辰，蔣中正祝嘏手書。
③ 陳布雷姪陳迨投筆從軍，陳先生特為題字慰勉。④ 抗戰勝利後，陳布雷偕夫人攝於廬山。



② 你是我家第一個清釁入伍的志願

兵門楣有光，我祖我父亦將含笑。長風

萬里壯我此行，錄得好身手，喜得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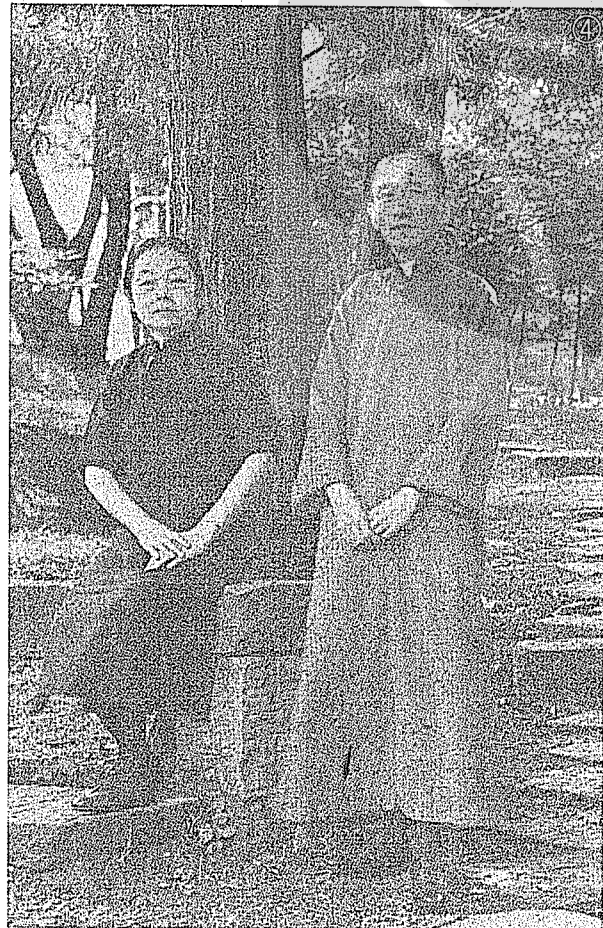
技術，肅教國家復仇雪恥。我以满腔熱

血的情緒，期待爾奏凱歸來。

迨徑誌念

長壘書贈

廿三年十月



③ 布雷先生五十誕辰
寧靜致遠
澹泊明志
蔣中正敬書

布雷先生此時
當以祝嘏特書
聯語以贈是表
白慕之意也敬頌
時社 中正敬誌
十月廿四日

繞室傍徨，悲憤憂急，痛恨自己事前不及覺察，堅決勸諫，中止西安之行，引為重大失職。

這段時間的煎熬，「朝」中的紊亂，謠言四起，又知道朝夕相處情同兄弟侍從室同仁殉難者的慘烈，他要冷靜地一一面對、處理，心中只有一個堅定的信念：「蔣公必能平安歸來。」

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個令人難忘的日子，蔣公脫險自西安抵達洛陽；二十六日又由洛陽飛抵南京，民衆夾道歡迎，林森主席及重要官員均在機場迎迓。

陳布雷在人群中接觸到蔣公搜尋他的眼光，走近身邊時，蔣公吩咐他立刻到公館相談。前往官邸晉謁的重量級人物不少，但陳布雷是極少數被允許進入內室人士之一，他看到的已不是剛下機時神采奕奕、步履敏捷、笑語酬對的英明領袖，而是面容憔悴、皺著眉頭、連聲喊痛的一個病人，他走近床邊，握住那熟悉的手，盈眶的熱淚，哽咽的聲音，使他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。

筆記蔣公口述之作

蔣公勉強地笑了笑，說：「我很好，你坐下，我說你記。」這是在陝對張、楊的訓話要旨……該日他著手起草並完成這份最重要的文稿。另擬談話稿、撰發消息，又發出晉（山西）、魯（山東）、豫（河南）、粵（廣東）、桂（廣西）、川（四川）、滇

（雲南）、康（西康）、藏（西藏）、寧（寧夏）、青（青海）等處電文十餘件。這一天，他兩度謁見蔣公，接受指示。從這一天起，他又全力投入，開始處理重要公文。

日子過去匆匆，不久就是舊曆除夕了，蔣公去上海就醫，布雷先生的夫人也在早一日搭火車去南京與兒女團聚，布雷先生留在杭州，有一項重要文稿要撰寫，那就是蔣公指示的『西安半月記』，他事先已花了不少時間、精神來搜集材料，主要是蔣公蒙難期間的簡略日記，以及蔣公和夫人人口述的詳細經歷，西安發行的日報有關陝變經過的報導，邵力子以長函提供資料，……。他自湖濱的西湖飯店遷入新新旅館，房間雖小，但很清靜，為了寫作，他要求添加一張小寫字桌，就在除夕那晚開始埋頭撰寫，直到深夜。第二天是大年初一，爆竹聲此起彼落，他在旅館小室振筆直書，未出門半步，也未接見任何客人。

這篇一萬二千字以文言體裁寫就的長稿在夜晚九時始完成。第二天是大年初二，他搭車赴滬，親自將文稿送呈蔣公，蔣公閱後甚表滿意，只有小部份稍加修改。不久即正式出版。

『西安半月記』的撰寫十分成功，發表時間又十分及時，使全國上下都明白了事實的真相，它被譯成多種文字，見諸國外報章雜誌後，國外的正義人士及一向關心我國的友人，對我國偉大的領袖，至死不懼，以懷

然正氣，折服狂徒，卒能安全歸來，化解我國一大危機，更是由衷佩服。

原以為「一切已操諸在我」的這批叛將，滿以為挾持了蔣公，就可以討價還價，為所欲為。想不到蔣公始終秉持「生而辱，不如死而榮」，絕不簽署任何一項不合理的文件，也絕不允諾一個不可能的承諾。全國沸騰的民意，中央決策的正確，軟硬兼施，卒使張學良幡然悔悟，釋放蔣公，親自護送返京。

這段事實是中共亟欲加以醜化的，左派文人因此捏造事實，反而硬指『西安半月記』是捏造的，陳布雷是如何痛苦地被迫完成西安半月記的寫作。

紅色大陸荒謬作品

有篇題名「陳布雷舊事數則」的作品，發表在紅色大陸，作者署名「植耘」，對陳布雷撰寫『西安半月記』，有如此荒謬不實的一段敘述：

有時陳布雷對蔣叫他寫的文稿，也提出一些建議和自己的看法，這當然極少為蔣所接受。一次最為突出的事例是蔣介石叫他寫的那本全盤是彌天大謊的『西安半月記』。一般情況下，蔣到外地去，陳多半隨行，但發生西安事變那次，陳恰巧未去。經過周恩來先生親自斡旋，為了團結抗日，西安事變和平解決，赤膽照人的張學良將軍伴送蔣返回南京。可是蔣一下飛機就違反諾言，扣押

了張學良將軍，並指示陳布雷編造偽史。他對陳面授了『西安半月記』的要點，自己到奉化溪口去休養了。叫陳到杭州去閉門造車。西安事變全部經過，陳是完全知道的，現在卻叫他通盤偽造一篇。那幾天他的心情真是惡劣透了。陳在家人前大光其火，他無處洩憤，把拿在手裡的狼毫筆在墨盒中狠戳，好幾支筆頭給戳斷下來。在旁的陳夫人王允默看著發急，就向陳的一個胞妹搬兵。說：「你的話他還比較肯聽」。但這次也不頂用，陳狂暴如故，胞妹勸陳布雷不要這樣動肝火，會傷身體，陳揮手叫她們出去，說：「你們不懂。叫我全部編造謊話，怎能不動火？」看著她們還勸他，竟至把一枝筆桿也在墨盒中戳斷了。這對陳布雷來說，已是最強烈的「抗議」形式了。自然到最後，他還是強壓怒火，違背自己的良心，完成了這本謊言名著。為反動政客服務的知識分子，就是這樣的軟弱。

蔣公原始日記是真實的，是蔣公個人自我傾訴、記載，其中每一字、每一句都出自肺腑。

陳布雷就蔣公日記稿加以整理編輯撰寫而成西安半月記，情文並茂，使國人對蔣公加深信仰與崇敬也是事實。大陸變色，因政治關係，為了破壞蔣公形象，改變歷史無所不用其極。睿智如陳布雷，早年他原是以一枝筆遨遊於廣闊的新聞天地，長論短評在他一揮即就，讀者是他的最愛。但自從以文章

受知於蔣公後，數度召見，一再勸說，最後蔣公以「君等在精神上早為本黨同志，入黨與否，本無關係，然國民救國為人生天職，加入後則力量更有發揮之處也。」他為這番話折服，於民國十六年毅然加入國民黨，以身許國，他一心追隨蔣公，不求一絲一毫名利。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，幾十年相從，蔣公對他推心置腹，優禮有加，他在自己的「從政日記」翔實地記載了日日、月月、年年的絲絲縷縷。寫作「西安半月記」時，他的夫人並不在身旁，那裏還會冒出個苦苦相勸的胞妹，他只攜帶一枝筆去旅舍，獨力寫完該稿，這枝筆也依然是完好的。

而這署名「植耘」的作者所捏造近於天方夜譚的陳布雷「舊事」被大陸左派文人肆意採用入書，如「陳布雷外史」等，何其可笑。

賦詩作詞以文為傲

布雷先生在五歲就開始識字，自幼在嚴格的督促下，飽讀詩書。自己更希望在學問上努力，有所成就，博取母親的歡心。他有位望弟成龍心切的堂兄——配懷先生（他尊稱大哥），覺得身為文人，一定要會作詩，他小小年紀被逼著東吟西哦，竟在一個秋天的夜晚，望著窗外滂沱大雨，完成「苦雨」一首，時年僅十二歲。詩云：

游子浮雲夢不成，挑燈獨坐夜淒清，明朝欲向橫塘路，大雨瀟瀟久未晴。

這首詩很得他大哥贊賞，要他大嫂特別做了豬油湯糰獎勵他。做詩能換好東西吃，他每天更吟哦得起勁了。

在十五歲時，他和三弟訓懋同時進入慈谿縣中學堂肄業，該校師資優良，教導認真，全校同學人數不多，個個勤奮向學，彼此相處融洽，只是爭取寫作獎金時各不相讓。

原來校中十分重視培植學生寫作能力，規定每週作文一篇。為了提高學習的興趣和程度，公布獎勵辦法：列最優等者記功二次，優等記功一次。凡學業成績每積一功，獎銀幣二角；縣令親自出題閱卷時，最優者獎金高達二圓。他每次志在必得，全力以赴，半年下來，兄弟倆合得竟有二十一個銀圓。假日到了，他們兄弟倆把這閃閃發亮的一句銀元捧贈母親，母親的喜悅淚珠令他們難忘，畢竟他們才分別是十五、十四歲的少年，那年代一個銀元能使人舒舒服服過好幾天哩！

他成年後，文章報國，從新聞界又進入政界，所寫文章一字一句都煞費斟酌，因是代表著領袖，代表著政府，代表著國家，焉能不格外精細謹嚴。

但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不但常有書信往還，有時還以遊戲文章，彼此逍遣、逗樂一番。

在張道藩先生生前的敘述中，就有一段二十一年以後，他（註：指布雷先生）

歷任中央宣傳委員會副主任委員、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、國防會議副秘書長。而我則在政府內歷任交通、內政、教育各部長。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本黨在武漢召開全國臨時代表大會，選舉總裁，接著討論中央黨部應否設副秘書長的問題，我和布雷先生坐在一起，我當時表示反對，他問我：「你為什麼反對？」我向布雷先生說：「副秘書長這個名詞並不好聽呀！」他笑著說：「好！你挖苦我，我要報復的。」過了一天，他寫了一副對聯送我，聯語如下：

交通、內政、教育，一次、二次、三次，是何其次也，豈真萬不得已而求其次；
革命、著書、作畫，心長、才長、藝長，既莫不長矣，何妨一塌括子盡其所長。

張道藩接到後看了大樂，笑個不停，自己已被挖苦了也被捧了，不是老友誰會把他瞭解得如此透徹；不是陳布雷，誰又能寫出這樣風趣、幽默的遊戲文章來。當這位相交二十餘年、生死患難之交的好友遽離人世，道藩先生揮灑的眼淚比誰都多。

當抗戰進入後期，也是最艱險的階段，政府提倡：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，召喚知識青年從軍報國，他奉命撰寫：「告知知識青年從軍書」，以及：「致各大學校長鼓勵青年從軍」電文，為文一氣呵成，能令知識青年熱血沸騰，擲筆投軍，勇往直前。

想不到，首批響應，應召入伍的青年中

有他十九歲的胞姪陳迨，當時在著名的南開中學就讀。報上以大標題刊出這令人振奮的消息，意謂蔣介石委員長侍從室子弟，報國絕不後人。

不久，他的兩個幼子陳遂、陳遠垂頭喪氣從報名處回來，因為一個是體重不足，一個是年齡不足（僅十六歲）。他的三子陳適、五子陳邁，分別在大學攻讀水利工程、土木工程，在校學業、品行皆優，此時雙雙自動從軍報國，他欣喜異常，詩興湧現寫下：「勉兒投軍」古體詩一章，這首詩中湧現的不僅是他的父愛，它更代表著萬千顆中國父母心和愛。

名兒曰阿邁，字兒曰季前。
兒今從軍去，能為弟兄先。
當時命名意，巧合何適然。
兒性絕馴篤，賦秉得之天。
一旦奮壯志，猛著祖生鞭。
問兒何所願，破虜靖烽烟。
問兒何所憶，鄉土陷腥羶。
問兒何所樂，驅敵東海邊。
國家有急難，吾寧計安便。
纒緜十萬眾，聯臂自翩翩。
誓為先驅卒，不愧先澤賢。
再拜別父母，會看兒凱旋。
汝父嘉兒志，汝母有歡顏。
人生大幸事，忠孝得兩全。
貽兒以短襦，戎服裹鮮妍。
願兒身壯健，祝兒金石堅。

弱兒無他語，報國及盛年。
我心殊歡悅，我有筆如椽。
盾鼻染餘墨，為寫送行篇。

送兒邁投軍之壁山
三十四年（一九四五）元旦

畏墨

他珍藏的資料文件中，有一疊剪報是他常翻閱的，那是他早年在新聞工作崗位上撰寫的社論、短評，署名「布雷」，漸漸地，這個響亮的名字為人熟悉，本名「訓恩」反較少人知道。

原來他在浙江高等學堂讀書時，品學兼優，操場上風頭也健。他個兒不高，但兩頰圓潤，像剛烘烤出爐的麵包，同學給他取綽號：麵包孩兒，而麵包英文字為Bread，譯音為布雷，他並不以為忤，引用一生，覺得正足以紀念學生時代一段快樂時光。

但是我們見到的二伯，總是健康不良，面黃肌瘦，東痛西疼，他自己也調侃：我像不像個鴉片鬼？其實他從不沾這害人東西，只是煙癮很大，而且香煙中，他只對「三五牌」情有獨鍾，燃起了煙，他的文思才跟著孃孃的煙香俱至。

我曾傻傻地問他：「人家都說你文章好，到底怎麼個好法？」他沒立刻回答我，反問：「一定要知道嗎？」我說：「是呀！因為我看不懂。」他笑了笑：「人家都能寫的東西，我要把它寫成十分；人家寫弗來的東

西，我也要把它寫到九分。」我說：「你真不是普通的驕傲呵！」他輕斥道：「嘿規矩！是你自己要問我的。」

當然文章不是易寫的，特別是蔣中正委員長具名的文告，有時一篇文告一改再改，竟至十幾次之多，也會聽到布雷先生輕嘆一聲：「他這篇文告要怎麼唸呵，換氣也換不過來！」他太熟悉委員長愛國心長，想把所有意思都置於文內，但他更關心的是委員長演講時，如何發揮得淋漓盡致，使全國同胞都能領悟而起共鳴。

最愛兒童想做頑童

布雷先生的工作中，每日閱讀「中央日報」也是他最主要的一項，重大新聞的如何發布，標題是否醒目妥切，乃至一張圖片的大小角度能否恰到好处，當然最重要的是社論；必須與國策密切配合，深入社會的脈動，內容的充實精闢，文字的流暢簡潔，而能引起讀者群心底的共鳴，……。

在抗戰時期，陪都美專校街的侍從室辦公室，往往每天一大早第一個專差送來的第一件「公事」，就是一份用紅藍鉛筆塗改，書寫了的「中央日報」，那是來自官邸，是蔣介石的親筆。

布雷先生閱讀後，會就事態的輕重，或撥電話或予接見該報社長、總編輯、總主筆，商討改進或彌補的方法。當然偶爾也有被加上紅圈稱贊的時候，他也會向報社報個喜

訊。

因此，多少年來，每天看「中央日報」，他總會戰戰兢兢，在確定無事後才再看其他報紙。但其中只有一版，他是孜孜地閱讀的，那就是「兒童週刊」，特別知道我正在努力寫童話。

有一天，我為主編傳話邀稿，問他願不願意為小朋友寫一篇，在兒童節那一天。想不到他一口答應，而且於幾天後很快交稿，現在想來非常哀痛，因為那是民國三十七年的四月四日，是他人生旅程中最後一個兒童節（註：他逝世於當年十一月十三日），這一篇也可能是他惟一留給他最喜愛的兒童的，其中有他對兒時的憶念，有他對兒童的摯愛和期盼，也有他自己對兒時的一份淡淡的惆悵，這篇文章他取「兒時心影」為題目，自己署名為：「畏壘」。

兒時心影

畏壘

兒童週刊編者知道我喜愛兒童，要我寫一些兒時回憶，作為兒童節的禮物。我對於兒時生活，只有矇矓的記憶，現在只能隨便寫一些感想。

兒童大概都是天真的，他不知天多高，地多厚，人世間多麼複雜。兒童只知道有自己的園地，那便是自己的家庭，鄉里的山河樹林，遊玩的場所。兒童所熟悉的祇是他的姊妹兄弟，他的同學，他的遊伴，除此以外，他不知道有世界。

兒童對於父母，一般都認為是萬能的，至高無上的。在兒童的心目中，衣服不是種棉花織布的人和裁縫匠供給的；米飯和小菜，不是種稻、種菜、養豬、養雞的人以及廚子、老媽子所做成的；他認為衣和食都是父母所給與，他認為父母能創造衣服和食品，他甚至認為父母能從空氣中憑空做成一件袍或一頓早餐，因之，兒童敬仰父母若天神，以為能立時立刻要什麼便有什麼。所以父母不給與時，他從來不認為不可能，乃是父母的不肯。

兒童總是好勝的，尤其希望在同伴面前聽到大人們的誇獎，為了取得這一份歡喜，他甚至不惜犧牲他最心愛的玩物，改正他不能克制的習慣。

兒童對舊時代的師長們都認為是嚴肅的，神秘的，或者可以說是超人的。他對師長們可以仰慕他為神仙，可以畏懼他如同鬼怪；但不承認是和兒童們是屬於同一世界的。——兒童們在師長們出去的時候，總喜歡翻翻師長們的抽斗，看裏邊有沒有什麼出奇的事物。

兒童是愛好新奇的。第一次看到的東西總是好的，第一次嘗到的食品總是一等的美味；因此，凡是得不到的東西，他偏要得到；做不到的事情，他偏要嘗試；大人們不許他做的事情，他就偏要做。

兒童是喜歡整齊的和整形的。兒童檢拾碎瓦、破磚，以及小小的一塊玉、石、竹片

木片的時候，他總是喜歡圓形的、方形的、對稱型的，視為一等的至寶，反之，不整齊、不定形的，他就不珍貴。

兒童是喜歡重複的、連續的。兒童愛聽故事，聽完了以後，總要問大人：「後來怎樣呢？」明明故事已經講完了，他還不滿足，還要追根究底的再問：「以後又是怎樣呢？」如果大人們回答說：「故事已完了。」他總要求再講一個，甚至說再講一遍。

兒童最不受聽的話便是「這些事，小孩子不會明白的」，或是「你長大了自然會知道」；兒童不喜歡聽大人們說：「小孩子走開點，沒有你們的事。」兒童的心理是奇怪的，他承認大人們是另一種動物，但他堅決不承認兒童們不能做大人們所做的事，不能聽大人們所講的話，不能參與大人們所參加的討論和活動。

兒童多半是頑皮的，喜歡和幼弱的弟妹開頑笑的，兒童不能意識到自己的幼稚，卻要譏笑比他幼小的同伴為幼稚，因為在這樣的心境下，他自以為是「大人」了，滿足了，高興了！

相反的，一般兒童又不喜歡做長兄或長姊，這樣他會受到父母們更深的責備，會被父母要求他做更大的犧牲，尤其他要負起照顧弟妹的責任，而不能盡量的玩！

總之，在兒童們的心目中，一切無不是新奇的，在兒童們的展望中，前面總是光明的。

至情至性融入畫中

在我兒時記憶中，我的二伯——布雷先生公務繁忙，來去匆匆，但在他來杭州小住時，會向我家「借」個孩子作伴，媽媽常會把小弟思佛，洗刷乾淨，穿戴整齊，著人送去陪伴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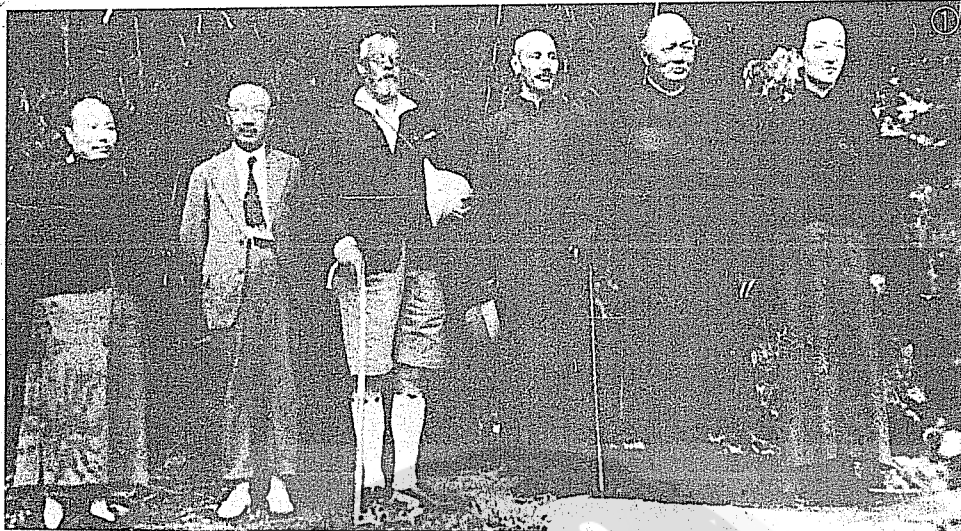
原來二伯在工作告一個段落，他的最大樂趣是和孩子玩，追來逐去，甚至想出戲耍奇招，把孩子嚇哭了，他能又哄又騙，把孩子逗笑，惹得二伯母在一旁說他：「我看你成個老頑童了。」當小弟被「還」回家時，常帶著豐厚禮物，是二伯父母親自贈贈，酬謝他的陪伴。

可能他的工作太緊張、嚴肅，任何事都得一板一眼，疏忽不得，筆下尤需留神，但弄文舞墨實在是他的最愛，因此他常和晚輩的子姪，乃至姪孫輩通信，得信的人都珍藏、傳閱，先伯母常是第一個讀者，據她告知：我是得信最多的人。除了信札外，我還獲得他的打油詩兩首，一張墨寶，最珍貴的是一篇：「八個姑母的故事」，他把他的八個姊妹——我的姑母們，一一用最生動的筆觸描述下來，其實我還有位九姑，但當年尚「小姑獨處」，他說怕她生氣不敢寫入。我的姑母們大多能文善畫，但紅顏薄命，我生也晚，只見到其中幾位。這篇文章是專為我寫的，落筆淺顯風趣，實是很好的二篇兒童文學，可惜烽火離亂，我未能保存下來。

對這樣愛我的一位伯父，我常在信中附寄些小禮物給他，逗他開心。有一次，我在杭州一家小文具店看到一幅印刷精緻的畫，是以一家小私塾為背景；老師倦了伏在桌上睡著了，這群小孩可鬧翻了天，有的跳上桌做鬼臉，有的大捉迷藏，有一個正在把老師師攔在桌上的老花眼鏡上墨，有一個在牆壁上鬼畫符……，我立刻買下來為他寄去。在邊緣填寫上：二伯，那個是你？後來聽二伯母告我，接到這幅畫，二伯好高興，用放大鏡看了又看，一個多鐘頭後，臉上還蕩漾著笑容。沒有多久，二伯竟以身殉國，二伯母特別把這幅小小的畫與其他簡單衣物置入棺槨。他生平沒有閒情逸緻收藏字畫，欣賞字畫，這幅畫中，有他童年的影子，有他的玩伴，就讓它永遠陪伴著他吧！

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
及購票合訂本請撥電話五〇
六五三一·五〇八四二〇
六或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
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
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。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污損，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。



① 右起：陳布雷、吳稚暉、蔣中正民國24年攝於廬山。
 ② 陳布雷(右四)任浙江省教育廳長時與張靜江主席(中)合影。
 ③ 陳布雷(前排右六)隨蔣委員長(右五)視察雲南與地方軍政首長合影。